



# 美哉！灵山岛

◆武善领

灵山岛是中国北方第一高岛。它地处黄海中部,千百年来静静地守卫在从海州湾到胶州湾,从山角到黄金水道。

“未云而雨,未日而曙,若有灵焉”,是为灵山也。

作为生活在岛城的读书人,我曾不止一次登上灵山岛。每一次,都被它的美所震撼。

## 灵山岛之美,美在险峻

虽然面积只有7.66平方公里,但灵山岛上有56座山峰,峰峰相连,仿佛一条蜿蜒的长城横亘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。最高峰歪头顶,海拔513.6米,从海面上望去,拔地而起,宛如一只蟾蜍的头,斜视着西南方;第二高峰望海楼,海拔470米,仿佛一座高高的角楼,从山体伸出来高高地悬在空中,俯瞰着那亿万年来灵山岛和灵山湾的水域美景,冷酷地目睹那些发生在它身边的或沉舟侧畔或千帆竞发的悲喜人生。

白居易诗云,“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。”不知是否写的灵山。但我知道,即使不是,也丝毫不会影响你来此旅游的体验。因为这里,每时每刻,每一朵云,每一缕雾,都在撩拨着这神奇的岛屿,上演着“风吹仙袂飘颻舞,犹似霓裳羽衣舞”。

这种山势的险峻也体现在岛东的三个村落的布局上。这三个村子,选择在某个稍微避风的山窝里,依着山势而建。村落内部户与户如同叠着的罗汉,从上面一户看出去,如果不是特意提醒,你是万万想不到下面还有人家的。在这里,你体验到的,更多的不是屋舍俨然的世外桃源,而是遗世孤立、孑然一身,和对自然威力的敬畏、对先民生存意志的敬佩。

“大地文心”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团一行到一个叫南崖的村里。这里几乎见不到居民,只有几户民房被开发成民宿。原始的草房,山上青石垒就的城墙,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遮天蔽日的高大乔木,房前屋后或精心栽植或自生自灭的各种花草。随行作家都说,真正的采风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,和渔民交个朋友,尝一尝刚打上来的海鲜,看着他们不断挥舞着粗大手掌,听一听他们讲不完的大海故事。

除了山势的高耸,灵山岛的险峻还体现在随处可见的悬崖峭壁和无时无刻的惊涛骇浪。灵山岛海岸线长14.5千米,除了西侧靠近码头不到3000米外,东南北三面和西侧其余的大部分海岸,几乎都是悬崖。少则一二十米,多则五六十米,很少有可以自由上下的亲海空间。在这里,有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的风平浪静,有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的风和日丽,但更多的是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雄浑和壮观。“在茫茫的大海上,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,海燕像黑色的闪电,在高傲地飞翔。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,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,它叫喊着。”高尔基的《海燕》是此时最好的配音。

建造于1954年的初心塔是一个可以亲海的网红打卡地。它完全用海边石头建成,高十丈余,标准的圆柱形。七十年来一直为灵山水道上来往的船只点亮领海明灯。圆筒的高高的外形,



初心塔

红白相间的色彩,脚下是嶙峋的礁石和洁白无瑕的浪花。站在塔边的那一刹那,我忽然感到他就是一位年轻的海军战士。倘若我是一位女士,我想我一定会上去给这位帅气又阳刚的小伙一个热烈的拥抱。

心存好奇。历史,有时候真是一部神秘莫测的无字书。

一件是东周初期也就是春秋时期,吴国和齐国曾在这里发生过一次大的海战,史称齐吴海战。

公元前485年,吴国兵分两路向齐国进发。陆路由吴王夫差亲率主力,沿漕运,过长江,沿邳沟北上,入淮河,直抵齐鲁边境。水路则由大夫徐承统领,出长江口,沿东海上,直到黄海岸边齐国的海域琅琊一带。意图水陆并进,将齐国一举摧毁。

消息传来,齐国朝野上下一片震惊,立即停止内乱一致迎敌。据史料记载,齐国集合了近三百辆战船,分三个纵队阵列,轮番对吴军包围和进攻。齐军借助先进的战舰、猛烈的战火掩护,成熟而灵活的海上调度和指挥,很快将吴国水军打得溃不成军,舰船损失过半,士兵死伤落海无数,主将徐承身中数箭,拼命冲出突围,向南撤退。

海军在黄海惨败的消息传到吴军陆上战场,吴王夫差震惊。在吴国与鲁国的猛攻下,齐国南部边境已岌岌可危,本以为可以两路夹击拿下齐国。但由于担心侧翼和后方随时可能遭到齐国海上和越国陆上的袭击,吴军被迫海陆两线全线撤退。

吴国的这一败仗,不但消耗了国力,还给越国以可乘之机,直接导致本文所提的第二件历史大事的发生:吴国灭亡和勾践迁都琅琊。

公元前482年,越王勾践趁吴王夫差北上与齐鲁争霸会盟之际,发动伐吴之战,俘虏吴国太子,吴国派使者求和。四年后,越国再次攻打吴国,大败吴军于笠泽。公元前473年,越国包围吴国都城,吴王夫差自尽殉国,吴国灭亡。

灭了吴国之后的越王勾践北渡淮河,在徐州与齐、晋、宋、鲁会盟,被周元王加封为伯爵,成为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位霸主。

齐吴海战,为的是争夺陆上霸权,通过海上控制北方。勾践迁都,是为了靠近当时北方政治、文化中心,尊辅周室,号令齐鲁秦晋。放在古代看琅琊,南可通吴越,西可控齐鲁,北可通幽州,东可涉海济日韩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南北辐射、东西互济、陆海统筹”。灵山岛所在的琅琊,自古就是战略重地,经略海洋之要冲。青岛这片土地也许从春秋战国始就具备包容开放这种文化因子。

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如果说浮翠是灵山岛的主调,那么,亿万年前火山爆发,从地球深处流淌出的岩浆的橘红色就是它的底色。因为这橘红的大地,既是古老历史时序更替和饱经沧桑的见证,又像是灵山生意盎然青春永葆的血脉。

作者简介  
武善领,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作家协会主席。



## 灵山岛之美,美在绿色

灵山岛上植被丰富,品种繁多。据统计全岛共有植物81科324种。珍稀濒危树种有蕲榆、榔榆、大叶胡颓子、朝鲜老鹳草等,百年以上的树种有黄栌、柘树、黄连木、朴树等。由于地理位置独特,灵山岛还是我国东部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,有候鸟“驿站”的美称。据海岛居民近年来观察统计,春秋两季大约有300多种候鸟途经此处,其中有短尾信天翁、白鹳、中华秋沙鸭、金雕、白尾海雕、虎头海雕、白肩雕、丹顶鹤、白鹳9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。

为鼓励居民保护植被,减少对植物的砍伐,自20世纪80年代起,政府给每人每月发放18斤面粉。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据灵山岛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讲,灵山岛可能是整个青岛地区唯一居民还吃供应粮的地域。

作为省级自然保护区,灵山岛既要保护既有林木资源、鸟类资源,还要保护海洋生物资源、地质遗迹资源等整个海岛生态系统。为实现海岛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,现在整个海岛安装了太阳能路灯,推广光伏发电,完成了清洁能源家庭取暖,实现燃油车“零进岛”,还设置24种碳积分应用场景和3处自动售货“低碳商店”,实现碳积分兑换商品,鼓励游客和居民绿色低碳行为。

灵山岛所处的青岛西海岸区域,是历史上的东夷重镇、齐国上邑。谈起历史,青岛当地人都对秦始皇三巡琅琊和汉武帝五次东巡津津乐道。这确实体现了秦汉时期琅琊在国势大一统初期战略上的重要性。但从南北开放交流和经略海洋角度,则有两件历史大事更值得大书特书。

作者简介  
武善领,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作家协会主席。

## 灵山岛之美,美在沧桑

自身与世俗的强烈距离感。传统的藏族绘画用色口诀理论中称:“红与橘红色之王,永恒不变显威严”,红色所具有无与伦比的王者地位。出家人的袈裟使用红色,源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佛教发祥地印度。信徒们把红颜色(也有红黄二色之说)作为所有颜色中价值最低和最不起眼的色彩,作为出家人的着裳色,表示超脱、不求外表、但求精神境界的完美。随着地域的不同,人们视觉习惯的改变,逐渐把红色几乎推到了最高尚的地位,红色便为高僧、出家人和寺庙所专享。人们把藏式官殿、寺庙建筑顶部、短墙顶部所用的赭石红颜色习惯性地叫“喇嘛红”,由此成为体现藏族民族风格的典型色彩之一。而用柘柳枝提炼出的红染料,广泛运用在信仰的场所。

从另外一个谱系来看,在西藏中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,有很大比例的打制石器有涂红(或涂赭)现象,这证明了远古藏族先民有崇尚红颜色的习俗。先民们认为红色是生命和力量的象征,给石器涂红以赋予其能量。“崇红”的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,只是在表现的对象和形式上发生了更多变化。这种变化在康南一带体现为,农牧区妇女头上鲜红色的头巾和红色衬衣,以及在脸上涂点两块有点嬉皮色彩的圆大红来装饰自己。

在我看来,红草地紧邻奔波寺与著杰寺,红草地之于密宗之火,明显具有诗学的隐喻。法国诗人让·科拜尔写道:“一帘孤独的水柱/在黄昏花园/的石块之中/燃烧。”在水的灯盏下,树是黑炭的姐妹,树举起了篝火,让花草取暖。树向



# 桑堆红草地的诗学

◆蒋蓝

桑堆镇海拔4014米,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与稻城县之间的海子山南麓,为槽谷断陷盆地。两者尽管相距仅30公里,但这里与海子山月球般的雄浑苍凉相比,宛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在我眼里,桑堆是一个流淌着田园抒情诗韵律的高原坝子。藏语称之为“梁茹”,意为“林间河谷”。牧草舒展辽阔,河溪平缓清澈,山峦圆润起伏,村寨、田园、黑白相间的牛羊,一幅往日的普罗旺斯的田园交响正在上演。桑堆河畔的斜坡草甸分布着不少狼毒草,那种红,一如热血喷溅,望上去有一种让人惊心动魄的激烈。藏民称之为“阿交如交”,属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可以发现,凡是生长于牦牛粪中的狼毒草,花开得总是分外艳丽。狼毒也俗称“闷头黄花”,为有毒的草原植物,在以稻城为核心的香格里拉区域很是常见,根、茎、叶均含大毒,可制成药剂外敷。狼毒旁有好多像小白菜一样的植物,当地人叫它“酥油草”。这些植物,散发一种神秘的禁忌性气体,家畜从不会光顾。

“红草地”位于离稻城14公里的桑堆镇吉依村。在吉依村村民的口语里,“红草地”即为“发展”之义。位置就在柏油公路边,是一湾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浅水塘,说是沼泽恐怕应该更准确,1尺多高的碧绿水草密植其间。就是这看似寻常的水草,每年9月底开始,在秋风的作用下,仿佛一夜之间被梦点燃一样,焕发出团团一团簇簇的红草,把大地之梦铺开,一种艳丽的深红色把清冷的时节彻底颠覆了。红草疏密相间,像灌木丛枝扎根在水池。海子里还有几百块散落无序的“孤

石”点缀其间,其实,这些黑黝黝的石头才是梦的本身。当地人讲,出现红草持续的时间很短,只有十几天时间。它使我相信,让香格里拉显形的颜色,就在这里。

到底红草的学名是什么?我请教过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专家,他们说,红草属藜科,藜属,一年生的直立草本植物,由于叶具辛辣味,所以别名辣藜,根据这一特性,古时为常用调味料。全草入药,消肿解毒、利尿、止痢。这一植物分布于我国南北各省区,海拔50米—3500米的河滩、水沟边、山谷湿地均可生长。植物学者研究指出,植物由绿变红的原因,是秋天的气候条件在促使叶子中的糖积累和变化。糖经过复杂的反应链积累成红色色素,导致秋叶变红,这其实是植物衰老的标志。但奇怪的是,藏区也有很多类似的环境,有的水草经秋变红,有的却永远都不红,这是一个谜。

可以发现,红草地之红与兔儿山下那片著名的“红草坡”之红不同。“红草坡”是由红花绿松蒿组成的红色之海,中间无一点杂色;桑堆的红草地,却以一种经霜的智慧之红,返照着人世的沧桑与温情,让人在感动中触摸到一种淡淡的秋意。正如“红叶经霜而赤、腊梅冰雪而馨”一样,自然界的风霜雨雪锤炼和净化了它们的灵魂,而使它们走向生命的极致。稻城红草地,固然让风景爱好者惊喜万分,但更体现出了藏人的民族记忆。

记忆深处的“藏红”,宛如飞跃山巅的袈裟。它是如此的神秘、威严、凛然,它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

我经常在傍晚时分,去江边跑步。这是住在长江边的特有享受。

记得若干年前可以步行去江边。下雨的时候鞋子沾满泥巴,江边沿岸是未经整理的野草、芦苇与大石块。轮渡码头就在旁边,汽笛拉起,通勤的大船过江到对岸浦口码头,只要十来分钟。那时长江对我而言就是坐轮渡过江的时候经过,并不多做停留。

长江见证了诸多变迁。鼓楼下关的沿江带,曾经是一片商家云集之地。以中山码头为地标,这里有原火车轮渡所、对岸的浦口码头、原下关客运站候船楼、海军医院等老建筑。这几年,经过各种整合修缮,江畔风光、生态状况都有了很大变化。

我是以中山码头为中心起跑。上了观景天台,面向长江,可以凭栏观看浩渺长江水。这一段的空间修缮,主要通过通过对原来防洪设施的改造,让出了景观空间。在提升城市防洪能力的同时,也通过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,展现大江风貌。这样就同时构建出了配套的观光、运动、休闲设施,打造出了集旅游、观光、商务、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滨江新岸线。

天台下面是沿江修起来的滨江风光带下关段公园,铺着石板路,有整齐的草坪和彩色石阶长椅,可以近距离与长江接触。这里还有长江著名的江豚观测点。每到黄昏时分,会有很多市民来此欣赏江边落日与晚霞,天色暗下来后,对岸灯光亮起,江面会有闪着彩灯的观景邮轮出没。长江滚滚东流,视野开阔,水天一色,远处江水波光粼粼,近处波光粼粼,一浪推着一浪,抬眼可以观赏江心洲,右边南京长江大桥也亮起一串彩灯。整个沿江江行,就是一视觉的盛宴。

我会沿着风光带一路北行,跑过南京铁路轮渡栈桥旧址、下关火车主题公园,一直跑到大桥南堡的玻璃栈道。回程走下面的沿江湿地公园,近距离接触滔滔江水。下雨的时候最美妙。江面雾气蒙蒙,似仙境。江风裹挟雨雾打在脸上,好像轻柔拍在脸上,的爽肤喷雾。春天的时候岸边柳枝发出嫩绿新芽,摇曳生姿;夏天有水杉和香樟散发浓香。跑步栈道是红色的,鲜明有弹性,对双足友好,可以一边跑步一边上下观赏大桥风景。运气好的时候,正好看见一辆复兴号高铁正飞过铁路桥,等往回跑的时候,又看到一辆绿皮慢车从另一个方向晃悠悠驶过大桥。一时间,时空交错,新旧完美转换,都是风景。

这样一个来回,大约15公里。这期间也可以在火车主题公园坐一坐,公园内布置了一节蒸汽火车头,三节绿皮火车车厢。这趟车是有名的T66次“南京西—北京”的火车车厢。如今它“告老退休”,变身咖啡馆,人们可以坐上“火车”,面对江面喝一杯咖啡,与长江聊聊天。

也可以跑到长江观豚处,在画着江豚动画的石阶上压压腿,运气好的时候会碰见翻出肚皮的江豚成群地跃出水面。在码头附近,有一个服务到晚上9点左右的江豚书屋,里面有有关长江生物的书籍与画报都很丰富,其中一个蓝色江豚宝宝的动漫玩具特别受欢迎。

不远处,在民国保护建筑“海军医院”旁边,还有一处“梧桐语”城市客厅,设计成袖珍园林风格,叫作“梧桐语江边自然体验中心”。这里的工作人员经营着两个科普知识公众号: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和川野行。“客厅”里有非常丰富的水生生物科普展览,长期对外开放,吸引了许多大人和孩子来参观学习。工作人员会不定期举办各种与长江生态有关的课程和实践活动,是一处常来常新的好地方。

长江边越来越丰富了,自然与人文都充满了魅力。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段。据说南京有58公里的滨江风光带,每一段都各具特色。我期待有机会将其他几段也去跑一跑,如果这几段能够贯通起来,那就完美了。

曾读过无数文人墨客吟咏过的长江,从时间深处浩浩荡荡奔涌而来,并继续磅礴前进,不做丝毫停留。我常常伫立江畔,看那变幻万千的行云与流水。自己既是在长江边跑步的幸运儿,也是长江新变的见证者。

作者简介  
周水欣,江苏省作协会员,中国铁路作协理事。文章散见于《三联文化周刊》《新民周刊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。

## 系列纪录片《千万工程》开播

### 全景展现浙江乡村蝶变

据新华社电 深入浙江近100个乡村,访当年人,忆当年事,全景展现20年来浙江乡村蝶变的系列纪录片《千万工程》,23日在浙江卫视首播。

系列纪录片《千万工程》分为《又见江南》《万物生长》《心安吾乡》三集,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,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卫视承制。

2003年6月,浙江省委启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,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、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。工程全面实施以来,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,造就万千美丽乡村,造福万千农民群众。

在“浙”里看见美丽中国。纪录片突出人文视角,展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指引下浙江乡村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画卷,呈现“千万工程”引领浙江农村更新发展理念、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,并透过“之江窗口”描绘践行生态文明、建设美丽中国的大美蓝图。

作者简介  
蒋蓝,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,四川省作协副主席。已出版有《诗歌年代》《词锋片段》《成都转》《蜀人记:当代四川奇人录》《黄虎张献忠》《锦官城笔记》《身体传奇》等多部个人著作。《桐的畅想曲》获得“万松浦文学奖”。



青梅煮酒

# 沿着长江跑步

周水欣

沿着风光带一路北行,跑过南京铁路轮渡栈桥旧址、下关火车主题公园,一直跑到大桥南堡的玻璃栈道。回程走下面的沿江湿地公园,近距离接触滔滔江水。下雨的时候最美妙。江面雾气蒙蒙,似仙境。江风裹挟雨雾打在脸上,好像轻柔拍在脸上,的爽肤喷雾。春天的时候岸边柳枝发出嫩绿新芽,摇曳生姿;夏天有水杉和香樟散发浓香。跑步栈道是红色的,鲜明有弹性,对双足友好,可以一边跑步一边上下观赏大桥风景。运气好的时候,正好看见一辆复兴号高铁正飞过铁路桥,等往回跑的时候,又看到一辆绿皮慢车从另一个方向晃悠悠驶过大桥。一时间,时空交错,新旧完美转换,都是风景。

这样一个来回,大约15公里。这期间也可以在火车主题公园坐一坐,公园内布置了一节蒸汽火车头,三节绿皮火车车厢。这趟车是有名的T66次“南京西—北京”的火车车厢。如今它“告老退休”,变身咖啡馆,人们可以坐上“火车”,面对江面喝一杯咖啡,与长江聊聊天。

也可以跑到长江观豚处,在画着江豚动画的石阶上压压腿,运气好的时候会碰见翻出肚皮的江豚成群地跃出水面。在码头附近,有一个服务到晚上9点左右的江豚书屋,里面有有关长江生物的书籍与画报都很丰富,其中一个蓝色江豚宝宝的动漫玩具特别受欢迎。

不远处,在民国保护建筑“海军医院”旁边,还有一处“梧桐语”城市客厅,设计成袖珍园林风格,叫作“梧桐语江边自然体验中心”。

这里的工作人员经营着两个科普知识公众号: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和川野行。“客厅”里有非常丰富的水生生物科普展览,长期对外开放,吸引了许多大人和孩子来参观学习。工作人员会不定期举办各种与长江生态有关的课程和实践活动,是一处常来常新的好地方。

长江边越来越丰富了,自然与人文都充满了魅力。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段。据说南京有58公里的滨江风光带,每一段都各具特色。我期待有机会将其他几段也去跑一跑,如果这几段能够贯通起来,那就完美了。

曾读过无数文人墨客吟咏过的长江,从时间深处浩浩荡荡奔涌而来,并继续磅礴前进,不做丝毫停留。我常常伫立江畔,看那变幻万千的行云与流水。自己既是在长江边跑步的幸运儿,也是长江新变的见证者。

作者简介  
周水欣,江苏省作协会员,中国铁路作协理事。文章散见于《三联文化周刊》《新民周刊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。